

海的记忆

○朱敏

曾经，海边的军港是我们的新家。每天清晨，当我的高跟鞋“橐囊”地敲击着军港码头的水泥路面，一路敲向军营的大门时，我都要途中停一下，看看天，看看海。当然，经常会碰到“日月同辉”的场景：一轮红日在云层里半隐半现，有时却又光芒万丈，像千万盏灯，被同时点亮。海面上，氤氲了红霞，波光粼粼，一层层地闪耀着，犹如万千红宝石的光。而这时，月亮还高挂在天上，冷静而优雅的，与热烈的日光形成呼应。我在这样的光辉中，兴奋而疑惑地走向大门外的车站，开始我一天的工作。

506，是我在军港的家。当我打开窗户，拉开窗帘，风像一群调皮的孩子，猛地往你的怀里钻，往客厅、往厨房，席卷而过。大风起兮，我的长裙像一面旗帜，在风中猎猎。于是，我赶紧捂紧了我的裙子，躲进墙角。风扫过书桌，一本摊开的书被快速阅读了几十页；风扫过客厅，一把木制小凳子“吧嗒吧嗒”跑了两三米。挂在墙上的一幅画轴，不满似地开始敲打墙面，全不顾自己脸上写着“静以修身”的谆谆告诫。风是咸的，一阵风过，在房间的每个角落，留下馥香的味道，是那种正在太阳底下晒着的鳃盖的气息。在506的家，女儿学会了走路。她将自己肉乎乎的小脚丫踏在水泥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她摇摇晃晃，每走一步都会引起我的惊叹。走几步，她就要坐下来，然后又爬几步。确信没什么危险了，她又开始走几步，从沙发一直走到电视柜。几米的距离，却是人生的转折。

我喜欢夏天的海，夏天的港湾。吃过晚饭，去楼下散步。在5号码头和7号码头附近，坐在矮墙上看海、吹风。水里的潜艇只露出黑色的脊背，像一条条巨鲸。船和小艇，一艘艘休憩在码头上。马路上，三三两两的军嫂和官兵们在散步。有时遇着老乡了，便驻足聊一会天。当夜渐渐开始深的时候，码头对面越发显得灯火辉煌。一盏盏的灯成了夜的主角，似乎要在这里上演一场大戏，惹人遐想。这时的军港是安静的，适合《军港的夜》的哼唱。军港里的一天，便这么过去了。这里，有我的等待和青春的风采。

二

大海是慷慨的。小时候，我经常去海边捡螺蛳。螺蛳比我的小拇指还小，螺纹就是海的波浪。螺蛳们毫不设防地躺在滩涂里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像千军万马。我挽着裤脚，兴奋地将它们捡到桶里。有时候会捡到海贝，像扇子那样的贝类，有的比我的手掌还大。运气好的时候，我会捡到几个十分漂亮的白色或乳白色的螺蛳状的贝壳，晶莹剔透，像是人间天使。我将它们带回家洗干净，存够数后，让大人用红线串起来做成项链或手链，挂在脖子上或戴在手上，特别漂亮。有的稍大些的，适合做成吊坠，挂在脖子上，摇来晃去，美得无法形容。螺蛳们多得数不清，捡够一桶，在海水涨潮前回家。先用清水淘洗干净，然后用剪刀剪掉尖尖的尾部，放在锅里用清水烧，再添点盐，烧出锅时再加几截韭菜或葱，一碗盐水螺蛳就这样大功告成。螺蛳真鲜美，按照我们家乡的说法，是“透骨新鲜”“鲜得眉毛都掉了”“鲜得鼻子都掉了”。喝酒的大人，喝一口酒，吮一口螺蛳，“吱”的一声，仿佛所有的人生美好都包含在里面。吃饭的小孩，吃一口米饭，吮一个螺蛳，平常吃两碗饭，这时忍不住再去添一碗，要将小肚子吃圆了，才意犹未尽地放下碗筷。

冬天的时候，我妈喜欢带上小铁耙去海边挖蛏子、挖“沙蛤”。冬天的“蛏子”“沙蛤”也是极肥美的。离开水里的时候，它们会裹好自己的身子——将自己藏进壳里。但“房间”实在太小了——也许是自身太肥了吧，它们只好将长长的触须（腿）从壳里探出来。我妈将这些收获装进竹篓，回家后倒进水盆。不一会儿，水盆开始吹起泡泡，发出“吱吱”的声音——是那种不小心将鞋子踏进泥浆又拔出的声音。当天晚上，一盆盐水蛏子或者盐水沙蛤汤就出现在餐桌上。我妈做菜，一般很少采用“红烧”“爆炒”之类，往往用“清蒸”和“水煮”。只有对待不怎么新鲜的海鲜，才用酱油米醋黄酒这类调料，掩盖不新鲜的气味。对于新鲜的海味，一碟盐、几截葱、几片姜蒜，就是最好的组合。吃不完的蛏子、沙蛤，我妈将它们腌起来。咸蛏子、咸沙蛤，是冬天里的美味了。

物质贫乏年代的餐桌上，一瓶

“咸蟹酱”往往可以当做一道主菜。“咸蟹酱”用的是“红钳蟹”。“红钳蟹”又叫“招潮蟹”，是一种在滩涂上随处可见的蟹类。在涨潮的时候，这种蟹喜欢趴在洞穴口，神气地挥舞着自己粗壮有力的大螯，好像在招手示意，欢迎潮水的到来，“招潮蟹”，便因此得名。“红钳蟹”因无多少肉，用来做“咸蟹酱”倒是不错的选择。将“红钳蟹”捣成蟹糊，放上一些盐，密闭几天，一瓶鲜爽的“咸蟹酱”便新鲜出炉。每次煮饭，在饭锅里蒸点土豆、毛芋、长豇豆。吃饭的时候，将这些食物蘸些蟹酱，味蕾便霎时绽放。“咸蟹酱”也是我童年里关于吃的美好记忆。现在，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提高，“咸蟹酱”日渐式微，但对于腌制“红钳蟹”，越发讲究起来：用发酵好的甜酒酿、芝麻、土烧、盐、白糖和味精等与洗好的红钳蟹进行搅拌，将红钳蟹装入瓶罐里，密封保存10到15天，又腌又香。

除了“咸蟹酱”，还有“腌乌贼墨”。这些，都是我童年记忆里的部分。那时的乌贼墨价格低廉到几乎不要钱，渔民们整桶整桶地倒在码头。腌制好的乌贼墨有一股特殊的清香，运气好的时候，在一碗乌贼墨里会找到乌贼黄、乌贼蛋，都是上好的高蛋白啊！当然，以现在的眼光看，乌贼墨可是好东西。据说，山东医科大学毒理学研究室做了一项实验，研究发现，乌贼墨黑色素是一种很好的保健食品原料，将其提炼，会产生比乌贼本身更高的附加值。尤其是墨汁中有一种全新结构黏多糖，它有极强的抗癌活性。看，那些来自大海的一度被人们弃之如敝屣的东西，竟潜藏着如此多的功效。

我们那里的男性，个子似乎都较高。我们那里的女性，也很少见到有个子特别矮小甚至患有营养不良的。这是因为大海提供了无穷的蛋白质，从而帮助她的子民在贫穷年代，安然破译了成长的密码？

三

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七年前，父母在老家小镇的海边建造了一幢房子。准确地说，是拆迁安置了一幢房子。说是“海”，其实只是一个渡口。几座山，围成一个“蟹钳”样，将海水紧紧拢在胸口。为了装修乡下的这幢房子，连续几个月，父母几乎天天一早就从城里出发坐公交去“督工”：了解工程进度、检查用料质量。父亲很讨好做工的师傅：给他们发香烟，希望他们不要偷工减料；请他们吃饭，希望拿出他们最好的手艺。父母为我们姐弟每人准备了一间卧室，说以前房子小，以致过年团圆时，弟弟一家常常要去住宾馆。住在自己的房子，才是“家”的模样。父母用考究的木料，在阁楼设置了一间间的储藏室，极力将每一个角落都打造得符合他们的审美。房子装修好了，父母瘦了一圈，特别是母亲，满脸皱纹，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。父母说，对待房子，要像对待孩子一样，需要付出心血。父母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个，他们极尽所能，提供给我们飞翔的最高基点。

当我第一次看到倾注父母心血的房子时，我便惊艳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了：近山靠海，门口，一条大溪奔腾入海。于是，每次回老家，我们几乎不再在城里落脚，宁可多开二十分钟的车，赶回这座温暖的房子团聚。每次晚饭后，我会沿着长长的堤岸散步，海风轻抚、海浪轻拍，我行走在幸福的堤岸，心里充满了感恩。走得累了，我会坐在干净的堤岸上，看堤岸下一群群的“红钳蟹”在洞口穿梭忙碌。一丛丛的芦苇，在海风中，静静地伫立着。堤岸的尽头，一座小山拦住了去路。“海水无风时，波海安悠悠。”一两条小船，在山脚下，安静地停靠着，好像泊了千年。我来回沿着堤岸散步，很少看到行人。偶尔有一两个垂钓者，手握长长的钓竿，似乎老僧入定般。有时，忽然一擎钓竿，一尾尺来长的海鱼被他们小心地放进桶里。去年正月的一个下午，我在堤上走，邂逅了初中同学。他感慨地说，小镇没有一家化工厂，只有寥寥的几家综合类小厂，可以说是一方净土了，最适合养老，希望永远不要被人打扰。我与这位同学定居在外，一年里难得回几趟老家，小镇是我们的根，是我们的童年，是我们梦里的一缕乡情。

有月亮的晚上，我喜欢坐在堤岸上看月亮。月亮像跟你捉迷藏般，一会儿躲进云层，一会儿又跑出来跟你见个面。我对看月亮，心底升起无限的柔情。海边小镇的月亮，陪伴了我整整28年，它还是那样的明亮和年轻。

记得当初第一次见到寇老师吴老师夫妇时的情景。

特别好玩的原因：仅仅因为我喜欢写作文，班里一位要好的女生张同学说，你喜欢写作文，那我带你去认识一个人，他是我爸爸的同事和朋友，写文章、画画、写毛笔字，一个有趣有见识的人。

她叙述中的几个要素都令我马上回答：好的呀好的呀，那附带我过去呀。

那个年纪，去见识一个人，一位长辈，跟去看一座山、看一条河一样的，怀有好奇心。然后中间有张同学斡旋，很快某天她对我说：已经说好了。明天周末，我同你去。

于是就去了。具体方位我已忘记，这么多年，中间隔着岁月、城市发展和拆迁。当时是朝阳巷一带的一个小院落，独立门户，木门一推，里头是个小院子，对着一排木格子玻璃窗的瓦房，院子里用砖块或石头堆的小花台上放着十几个个灰瓦花盆，种的大都是兰花。

兰花这个印象，是我现在追加的，后来我才知道寇老师喜欢兰花。当时莽撞高中女生，傻乎乎的第一次见人还有点慌张，应该没太仔细看那些花。但记得寇老师在用一个水勺浇花，夫人吴老师立在他一侧，很安静很美的两个人。两个都是美人，当真是的，满族血统的寇老师身形高大眉眼清晰皮肤白皙，一口普通话，吴老师则小巧玲珑神态温柔可人。就应该

也是碎黄金

○俞力佳

是住在江南老房子一处安静小院落里的夫妻，闲暇时读读书，听听雨，看看花。可是骨子里的东西不一定会被允许和宠爱的，会有时局打扰。这是通常的。所以人生才有起伏乐章。

院门虚掩。我们的推门声和寇老师吴老师抬头是同时的，寇老师放下手里的水勺笑眯眯招呼我们，吴老师先带我们进屋，湖州东部地区的口音特别柔和，跟那里的平原河流有关。此时她像跟朋友讲话，我有自己忽然被当作大人待的感觉，有点难为情，又很高兴。

寇老师进屋后也和我们面对面坐下来，具体聊的我大部分忘了，记得有聊到一些翻译小说，在当年是极少数能得到的读本，“文革”刚结束，那类文学作品也刚刚进入我国，很容易吸引我们这个年纪的人，因而也容易有共同的话题。刚开始的谈话寇老师吴老师显然都是照顾我们、向我们倾斜的，尽量让我们放松和自然。虽然事实上我还是有点小紧张。

后来注意到旁边一把空着的藤椅上放着一

件编织了一半的浅驼色毛衣，竹针和毛线团连在上面。小女生对这个自然感兴趣，于是吴老师抱起毛衣一边编一边跟我们聊毛衣的针法，对我和张同学来说也是难忘的话题，女红的柔情无意间渗进心里。

向南窗户斜照进来午后的光线，除了四个人的讲话，四周很安静。现在想起来，有些时间段在后来会变得特别缓慢细腻，像慢镜头。当时的就是。我还多看了几眼墙上挂着的寇老师的一幅画，斜疏杆竹和地栽着盛开的水仙花。他对我说：我这些可不是文人画。我接不上话，因为当时的我不了解，也不知道他这是谦词还是批评。

现在能记起来的全是片段。后来院门有声、向里推开，隔窗见进来一位少年，高高个，吴老师便起身迎接，边跟我们说是儿子寇列回来了。少年背着书包，比我们大一两岁的样子，讲话跟母亲吴老师一样轻声细语。我顿时局促，跟张同学说：那我们今天就回去了吧？

告辞时寇老师说过些天给我一本书，是苏联的，写一个匠人化很长时间用收集到的碎金做了一支蔷薇的故事。后来果然收到寇老师寄给我的这本书金蔷薇的书。

再后来，跟寇老师吴老师漫长但并不密切的联系交流中，我觉得我也曾得到一支碎金属锻打的蔷薇，花枝上刻着寇老师吴老师的名字。去除杂质，留下黄金，它一直开着。

忙秋

○范中超

秋，是一个收获的季节！

只要你在乡村里生活过，忙秋，都会给你留下一段段刻骨铭心的记忆……

“秋天到，秋天到，田里庄稼长得好；棉花朵朵白，大豆粒粒饱；高粱涨红了脸，稻子笑弯了腰……”。

小时候，当课本上的歌谣，化作眼前一幅幅丰收的画卷时，走出校园的你、我、他，匆匆放下书本，迎接我们的，便是田间的背包。因为农忙，那时的乡村学校，都有秋假。那不是休闲，更多的还是劳动。因年龄小，帮不上家里大忙，多是拾棉花、捡豆子、掰玉米……与其它劳作相比，这些农活相对比较轻松。

然而，在秋老虎的肆虐下，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，即便再轻松的活，都是莫大的痛苦。当一个个稚嫩的笑容，渐渐被汗水、灰尘描绘成各式的脸谱，即使在家自己的田地里，消极怠工也是常有的事。因为疲惫，因为收得迫切，大人們的忍耐力，常常变得很差。以致争吵声，便不时从不远处传来。此时的我，便挺起腰，稍稍活动一下。高高的棉田里，除了洁白的棉花、湛蓝的天空外，啥也看不见。

当然，跟随大人们到田里干活，我能理解他们的做法。哪个劳动不辛苦？没有辛苦，又怎么会去珍惜捧起书本时的幸福？谁的人生不坎坷？坚持中不可能会有收获，若放弃，则意味着彻底失败！现在想来，想必正是年幼时那段乡村经历，从一个瘦弱的我，渐渐在乡亲们眼中，蜕变成别人家的孩子。在那样一个年代里，在我所熟悉的乡村里，毕竟同龄人很多，可坚持下来，能真正走出去的并不多。

不觉离开乡村已多年。每年国庆节，都会回老家。因为忙，每次呈现在眼前的

读书时光

○张振荣

起来后拿回家，先放到窗畔（台）上晒一晒，一边晒一边翻。母亲看我那副如获至宝的模样，笑盈盈地对我说：“捂着了一只窖？”我说是的。《纲鉴易知录》是一部很不错的纲目体通史，后来我清楚连胡适等大家都对它有很高的评价。它是清康熙年间由山阴文人吴秉权和他的好友周之炯、周之灿合作编纂的。我开始拥有了平生第一部史籍。可惜不久“破四旧”开始，于是《纲鉴易知录》和《薛仁贵征东》等遭遇了相同的命运。

到那时候，我们家里实际上是一本像样的书也没有了。我的儿童、少年时代就是这样相伴着求知饥饿中度过的。从小学到初中那段段时间，在课外读物上，对我“启蒙”的应该是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韩学稼老师，他常借一点课外书给我看（其实他家书也不多），我也常常到他家里去。有时也到新华书店去看白书，坐在地板或水泥地上不想走。上了初高中，吴兴一中（也就是现在的南浔中学）有图书室，学生有借书卡，看书不成问题了。那时流行的有《渡江侦察记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卓娅和舒拉》《静静的顿河》。到粉碎“四人帮”文艺开放后，我便迫不及待想多看点书，以弥补小时候读书少的缺憾。我订阅了不少大型文学期刊，因为管着厂里的宣传和工会，我特别重视职工的报刊订阅，特别关注给图书室添加各种图书。每次搬家，我特别重视的就是家里的书柜，只有书柜做得大才能容得下我源源不断输送进来的各种书籍，我仿佛有了一种吃得饱饱的感觉。在购书上也从不吝啬，除了订阅杂志，我还买了很多的历史书，添置了不少大型工具书，如《汉语大词典》《词源》《辞海》《二十五史》《资治通鉴》《续资治通鉴》《全唐诗》《清朝野史大观》《诸子集成》《中国地方志集成（南浔镇志）》等，还真有点文学青年的作派。

现在看着满书柜的书，想起小时候一书难

情景都差不多。各家的院落，大门紧锁。每一条街巷，似乎连个玩耍的孩子都很少看见。小巷里盛满静幽，水泥路面上则写满宽广。太多的时候，进不了家门的，不想打电话，和当年放学后一样，唯有习惯地奔向村西的田地。

近几年，村里的农作物种植，已不同于往年。尽管还有棉花，但乡邻们早已把忙秋的主要精力，都放在了大蒜种植上。当然，种蒜更累，难以实现机械化，每年的每年，不是跪就是爬……

又想起那年在家种蒜的情景。开始没感觉累，随着中午气温的一路走高，我发觉蹲下种蒜的时间越来越短，起身的频率竟越来越多。母亲和哥哥看到我一脸狼狈的模样，便劝我到树荫下休息。可每一次看到年迈的母亲，仍坚持在地里劳作，我又有什么理由到大树下乘凉呢？坚持，坚持，即使腰再酸，腿再痛。那次，在家忙了三天。当田地里，由蒜瓣星星点点，连成线，组成面，直至绘成一亩九分地的长卷时，腰酸背痛的我，早已被折磨得溃不成军。

这就是忙秋的结果，没有经历过，你真的不懂：田里的活，会干也许很简单，可长年累月的坚持，那绝对不是件很容易的事。每年的每年，当年轻的心，纷纷涌向城里的时候，父辈们，便成了真正的留守者。一天天、一年年，默默无闻地付出，让家乡换了新颜，房屋越盖越高，道路越修越宽……

这就是秋天的忙，忙秋。因为经历过，付出过，才更懂得收获的意义！回望曾经在外打拼的日日夜夜，又何尝不是一次次的忙秋？不同的地点，不同的时间，却总在上演着一个个相似的故事叫奋斗……

求，真有点满满的幸福感。时光荏苒，常常想起患求知饥饿症的当年。那几本书，虽然黄，虽然缺胳膊少腿，但至今一想起仍心存温暖，因为它是我读书读史的起步。那两本小说，那本《纲鉴易知录》，我百读不厌（其实我对《薛刚反唐》算不上爱不释手，因为该书格调比较低下），每当拿起《薛仁贵征东》，那白袍小将瞬间便会浮现在眼前，年轻时的薛仁贵是何等威武、潇洒，一领白袍，一杆方天画戟，足以在十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还有那面目狰狞的番将（帅）盖苏文，冒功陷害薛仁贵的张士贵胡宗宪翁婿。直到坐拥书城时，脑海里早已定格的故事才被史实纠偏。比如那句“薛礼三箭定天山”，我查阅了《新唐书·薛仁贵传》，明确征东征的是唐时东方东北方的高句丽，而天山却在西域，指今蒙古杭爱山，铁勒的地盘，那应该是征西的故事了——“诏副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总管。时九姓（即九个部落联盟）十余万，另骑数千来挑战，仁贵发三矢，辄杀三人，于是虏气慑，皆降……”军中歌曰：“将军三箭定天山，壮士长歌入汉关”。张士贵其实也并非“冒功”的奸佞，等等。

时空不同了，现在的年轻人、孩子们看书的环境、条件今非昔比。就拿我孙子来说吧，学校鼓励多阅读课外书，媳妇便千方百计给他网购各种出版物。小家伙的拥有现在占据了家里的大部分书柜，还据有好几个样式别致的书架。有些书在我小时候直到年轻时还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。像注音的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，像《增广贤文》，如果当年我能有此幸运，有很多姓名、地名就不会因为是异读字而从我嘴里出来变成了错字白字。我真羡慕孙子的好福气。比起现在的不少年轻人根本不把读书当一回事，他也算是一个“孺子可教”的读书传承人了。

但愿孙儿读书杠杠的，能成一位远远超越爷爷的喜好阅读之君。